

唐代五種簡介

唐代西域交通極為通暢，往來中外人士很多，曾有許多專著，如許敬宗的《西域圖志》竟有六十卷之多。其他如裴矩的《西域圖記》三卷、程士章的《西域道里記》三卷、范正傳的《西陲要略》等書，足以說明當時對於西域情況是非常瞭解的，可惜以上各書，僅見於《唐書·經籍志》中，而原書早已失傳了。

今見《經行記》為唐初較早之本，王國維《古行記校錄》稱杜君卿曰：「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七五一）至西海，實應初因賈商船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乃從《通典》李元陽本移錄。今據王本，并參用張一純的《杜環經行記箋証》。

岑參、南陽人。天寶三年（七四四）進士。由帝府參軍累官右補闕。曾任嘉州刺史。故其詩集名《岑嘉州集》。他在天寶八年（七四九）至十三年（七五四）以安西鎮節度使高仙芝幕府中的書記判官的身份，在西域多年。十三年至十四年，他又以北庭都護伊西節度瀚海軍封常清的判官和支度副使身份，第二次到西域。他的足跡較為廣泛。在他的詩集涉及西域的，選得有三十首。身歷目擊之談，雖出自吟咏，而記事寫景，極為真實。故杜確稱：「屬辭尚清，用意尚且。」杜甫亦稱：「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不僅為盛唐詩中之巨擘，更是西域記地難得之作。今加選錄，亦備傳誦。

《四夷道里記》乃賈耽任相時，攷方域道里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

夷通譯於鴻臚者莫不畢載。^(一)共分七篇。今取其第五篇的《安西入西域道》一篇。用的是吳士鑑所校訂的本子。

《西州圖經》為敦煌殘卷。由羅振玉影印於《鳴沙石室佚書初編》中。羅氏用《新舊唐書·地理志》相校。很多相合。并可証誤。今加輯錄。并附羅跋。

《沙州伊州地志》亦為敦煌殘卷。雖然缺字很多。而地理價值極高。為稀見珍品。敦煌卷子。以有年月者為可貴。此卷末有光啟元年（八八五）年號。為僖宗。已到了唐代末年。今於唐代作品。僅得此五種。

（一）見《邊州入四夷道里攷實》

--	--	--	--	--	--	--	--	--	--	--

經行記

經行記

唐杜環撰

王國維校

張一純箋証

碎葉國

案碎葉國在碎葉水（詳見下文）之岸，即今之品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素葉城，《大唐西域記》作素葉水城。玄奘嘗在此過突厥葉護可汗（《慈恩傳》卷二）

Charnes Barthold 謂碎葉城必在 Tokmak 原址或其附近（《西突厥史料》馮譯本頁 10 *Barthold: 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in Mittell Asien* 336）。

Tokmak 在今俄屬中亞 *Balkash* 湖南（日本箭內互博士《東洋讀史地圖》）。

同此。《大唐西域記》謂素葉水城在大清池（Issik-kul 即熱海，詳見下文）西北五百里（卷二）是也。商務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謂碎葉城在 *Backash* 湖西，誤。

《新唐書·王方翼傳》曰……（公元六六七年）裴行儉討遮旬——西突厥別部帥。奏為副兼檢校安西都護……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卷二一）《新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下有曰：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年）滅焉耆，置碎葉城。調露元年（六七九年）都護王方翼築四面十二門，為屈曲隱起伏沒之狀云。（卷四三下）

《新唐書·裴行儉傳》曰：（行儉既以計取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召

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旬以歸。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卷一〇八)

《新唐書·西域傳》曰：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卑路斯子泥涅斯還將復王其國（波斯）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卷二二下《舊唐書》卷一九八誤為儀鳳三年卑路斯事。）

俄人 Bretschneider 謂碎葉與回紇 Bukhara（即唐書之骨咄祿毗伽闕可汗）之 Balasagun 及西遼之 qur-ordo 三城均在一處也。（*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 I, p. 227 note 583）英人 Beal 疑素葉即八剌沙

衮（*Si-ku-ki Yü*, I, p. 264, 81）王靜安氏以八剌沙衮為賈耽四夷通道裴羅將軍城之對音云。《觀堂集林》卷十四，西遼都城虎思幹耳朵考。

繁不備引。

從安西西北千餘里。

案安西都護府時仍治龜茲(即今庫車Kashgar)貞觀中置於交河城(吐魯番西)顯慶初移治龜茲咸亨初沒於吐蕃長壽中復取之(見《唐會要》卷一三)。

庫車與Tokharistan間之距離約八百華里玄奘謂九百里餘近是Richards主張玄奘之二百五十里與赤道一度相當(*China* vol. 1, p. 42)則玄奘之一里約當四四〇公尺Hemphill主張玄奘百里解作一日行程(*Ts'ao Hwen Tsang's Accounts of the Principalities of Tokharistan*, J. R. S. 1872 p. 92)桑原隲藏主張唐之里長今擬稍行短縮《張騫西征考》漢譯本頁九四

足立喜六云唐里有大小之別小程四五四四公尺大程五四五五公尺較今華里五六八四公尺為短《長安史蹟考》譯本小引頁三又頁四二似未審。

賈耽《皇華四達記》謂五百九十里誤《新唐書》卷四十下《地理志》中附載而不揭其書名若以《武經總要》所引《皇華四達記》對照之則知《地理志》抄賈耽書矣。

杜氏謂千餘里蓋紆迴崎嶇而致誤也。

有勃達嶺

《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奪有字今從《通典》卷一九三《通志》卷一九六引。

賈耽作拔達嶺《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通考》(卷三三九)《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卷五九)引敕作勃丁度《集韻》云敕與勃同丁謙謂此嶺即阿克蘇北四百里穆素爾達坂(見經行記考証蓬萊軒地理叢書浙江書局)誤。

Chavannes 謂應為拔達嶺。今天山南之南道 Bidel Cor Badal 是也。《西域厥史料》馮譯本頁一〇七。桑原隲藏謂漢宣帝時陳湯欲擊郅支單于由溫宿經烏孫白康居亦取此道。《張騫西征考》譯本頁二八。

此嶺乃天山之一部。海拔四二四公尺。從今烏什西北行溯 Ossi-Dze 河而上。便至玄奘西行。即逾此嶺。稱之曰凌山。《大慈恩寺三藏法

師傳曰其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闢以來冰雪所聚積自為凌春夏不解……蹊徑崎嶇登步艱阻……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凍餒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卷三度山時之情況即如爾耳。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騎施南界。

突騎施トウキシ浙江書局本《通典》《通志》《通考》及《太平寰宇記》均作突厥騎施(卷數同前不復列以後仿此)王靜安氏作突騎施而未加校讎《王忠愍公遺書外編古行記校錄》茲據《唐書》卷一九四下《新唐書》(卷二二五下)《冊府元龜》(卷九七)及突厥碑文(作トウキ)改。

突騎施為咄陸五部之一西突厥別部也《西域圖志》地圖考訂在

博羅塔拉河兩岸在別一時代在熱海(Issik-kul)之東其事跡見

《新舊唐書》及 Parker: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韃靼千年史》

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

《太平寰宇記》作二十餘里誤

葱嶺在新疆疏勒蒲犂等縣西邊中國諸山之發源處也土名隨地而殊於古總謂之葱嶺西河舊事謂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名(《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注引)

案敦達嶺至葱嶺烏里八百五十里許此言二千餘里豈紆迴曲折之故耶蓋傳聞而失實也

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

嶺南流水如穆爾爾河。阿克蘇河會塔里木河入羅布泊。丁謙曰：世傳羅布泊為黃河上源，故曰歸東海。《經行紀考証》丁說是也。*Chang mes* 謂羅布泊為黃河上源說，創自張騫，後人仍之。至唐劉元鼎使吐蕃後，始略知其真像云。（見中國之旅行家譯本頁三）嶺北流者，盡經胡境。

盡經胡境，《通考》作「盡歸胡郡」，今從《通典》。《太平寰宇記》及《通志》引寰宇記「奪嶺者」二字。

丁謙謂北流水為特克斯河，會伊犁河入巴勒喀什湖（J. Balkash）。當時不知北海所在，故以此泊為北海，似甚是也。竊意敦達嶺為 *Bedal*，則以納林河及小納林河為北流，*Lana* 為北海較是。白鳥庫

古謂華人之四海均係泛指杜環蓋亦如是焉。

又北行數日度雪海。

《新唐書》謂北三日行度雪海（卷二二下康國傳）。《通志》引誤海為嶺。

雪海 *Charnes* 謂應指 *Djityn Bel* 嶺（之驛嶺）上之諸小湖（《西突厥史料》馮譯本頁一〇）。

赴碎葉之路 *Chavannes* 謂必不循熱海 *Issyk-Kul* 南行乃先至海東之哈刺庫爾（*Karakul*）城再沿熱海北岸行其理由有二：一尋常通道在此湖之北可以俄文地圖……証之湖之南通行甚難最近諸旅行家業已証實其事……二西域記云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